

《坠落的审判》

庭审迷思

夏宇尘

桑德拉·沃伊特，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的丈夫——事业上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塞缪尔而在法国受审，该案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此前，应塞缪尔的要求，一家三口来到法国偏远山区生活，塞缪尔想在熟悉的故乡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

《坠落的审判》的故事情节开始于陷在婚姻泥沼中动弹不得的成名女作家桑德拉接受一位文学系女生的上门采访，嘈杂的音乐声此时在楼上响起。她的丈夫塞缪尔——一个刚刚辞去大学教职、试图像妻子一样全职写作的男人，以巨大的音乐声发泄自己的不满。最终，采访不得不中断，而采访者与丹尼尔为了躲避吵闹和尴尬先后离开。当患有视障的丹尼尔散步回家时，他的父亲塞缪尔已坠落在雪地里身亡。

塞缪尔究竟死于自杀、意外还是他杀？法医找不到充足的证据证明或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可能，于是塞缪尔的妻子桑德拉被指控为嫌疑人接受审判。影片接下来的两小时，观众不得不与法官、律师、陪审团和未能目击现场的丹尼尔一样，通过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自己的视角寻找真相。调查与庭审过程中，桑德拉和丈夫塞缪尔的关系像死者一样，被冰冷的手术刀切分拆解，受到人们最严厉的检视。

通过法庭上的一次叙述，我们能够拼凑出这段夫妻关系的面貌。夫妻双方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的不平衡、在世俗背景上的成功、在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在情感诉求方面的不同，以及在性格与处世态度方面的分歧，随着儿子丹尼尔车祸而几乎失明，最终使日积月累的亲密度关系分崩离析。这似乎又是一部《婚姻故事》或《克莱默夫妇》，夫妇双方都没有犯过不可饶恕的错，各有各的道理与苦衷，但即便如此，依然相爱的两人仍会走向互相怨恨和伤害，最终形同陌路，或是眼看着另一方走向毁灭。

电影大部分情节都围绕法庭审判进行，但本片导演茹斯汀·特里耶认为：“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核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影片直到结束也没带着观众找到真正的答案，但电影即将结束时，对观众而言，真相或许已经不重要了。正如茹斯汀·特里耶所说：“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制在我们的生活之上。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做法……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更加有趣。”

控辩双方各自讲述着自己“相信”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的证据。这些故事摧毁的，是我们对一家三口的各自视角的真相、对生者的复述和死者的录音是否信任，信任哪一方。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坠落的审判》显然已经不仅是一部庭审戏，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彼此信任的难题如何去破解。

2023电影市场调研报告显示，进入2023年票房前十的电影中，将近一半题材涉及犯罪和悬疑元素，包括《满江红》《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坚如磐石》等。带有悬疑元素的商业电影获得了出色的票房成绩和口碑认可，说明观众对于“悬疑”“反转”“逆袭”等元素有着巨大需求。人们期待穿越迷雾揭开真相，期待善良和正义会赢，法律的公正和威严会赢。

跨类型：要避免庄谐撕裂的“坑”

影片《检察风云》中，导演和编剧搭建多个悬疑叙事结构，将岳云鹏扮演的图书馆小胖这一喜剧元素嵌入疑云笼罩的办案过程。影片叙事策略仍以悬疑故事为核心，小胖这一喜剧元素只是在个别场景穿插插入，在不破坏悬疑叙事整体性基础上，这一轻松诙谐、漫画式的人物塑造了轻松愉悦的气氛，对影片叙事节奏起到有效调节作用。

这种跨类型剧情结构如果滥用误用喜剧元素，异质元素的碰撞就会产生排斥和拒斥，破坏悬疑叙事应有的事理逻辑与情感氛围，使作品陷入庄谐撕裂的“坑”，造成主题内涵的缺失。

不同电影类型之间的混合、跨界、借鉴，是当前影片创作的一种常见现象。其基本表现是一个类型的元素，套用另一个类型的情节结构或叙事模式，“悬疑+喜剧”片《三枪拍案惊奇》《唐人街探案》《满江红》等正是这一潮流的产物。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日益复杂。影视创作者们发现，单纯以悬念推动情节发展的悬疑片，需要构建“笑”的喜剧情景来缓解紧张压抑，使观众在严肃阴沉和轻松愉悦的氛围切换中探寻真相，享受智力冲浪。

电影《满江红》以传诵千年的岳飞词作《满江红》构建叙事，虚构了一个“刺杀”（刺杀秦桧）的悬疑故事。其红色海报上“悬疑能够，笑到最后”的宣传语，似乎在向观众有意强调其喜剧性。但作为一部题材和内容都很悲壮严肃的影片，喜剧元素的融合并非易事。影片《满江红》故事的背景是岳飞去世四百年后，宰相秦桧与金国和谈。见面前夕，金国使者宰相府被杀，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影片将喜剧和悬疑相糅合，在沈腾、岳云鹏等喜剧演员的精彩表演中不断反转，让人发笑的同时，不禁思考到底谁才是真凶。

喜剧感是痛感与快感的混合，但他人生理上的缺陷与感情上的不幸不应该成为人们发笑的对象。一些国内影视创作者营造喜剧效果的手段，多采用春晚小品式的闹剧桥段、脑筋急转弯式的无厘头逆转、二人转式的插科打诨等，搞笑、无厘头等淹没了“寓庄于谐”的精神指向，使作品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品位和给人以启迪的审美享受。毋庸讳言，用夸张恶搞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很容易堕入喜剧艺术的末流，是影视创作应该警惕的。

剧情反转：不能丢失逻辑自洽

好莱坞式享受“视觉盛宴”的类型片，在2023年并未像过去一样引起轰动。观众对单纯的大场面制作已有了审美疲劳，如果不能引发观众共鸣，《碟中谍7：致命清算(上)》这样的好莱坞类型电影也难免呈现式微之势。好的叙事连带情绪价值，才是当前国产类型片爆款“秘方”。

影片《孤注一掷》中境外电信诈骗产业链揭秘“名场面”不断，成为暑期档票房冠军。影片《涉过愤怒的海》讲述渔夫老金的女儿在日本离奇被害，嫌疑指向女儿的男友，愤怒的父亲踏上寻仇之路。片方特别在海报上打出“建议18岁以下观众谨慎选择观看”，这种主动“分级”的操作拉高了观众的好奇心。影片《热搜》讲述自媒体小编从女生遇害的求助信息中发现线索，探究网络时代霸凌背后的利益链条。这种题材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很容易引发共鸣。

在“两分钟三转”的时代，观众

2023年法律电影回眸

高斌

越来越喜欢享受悬疑题材中的“反转之乐”。有网友统计，影片《满江红》设计了12次反转，而影片《瞒天过海》106分钟反转了44次。反转也不能无休无止，过多的反转会破坏剧情连贯性和人物内在统一性。无论原创还是改编，逻辑自洽都是所有影片的基础线。进入社会推理界域，影片《消失的她》中国蜜自编自导的这出好戏，看似密不透风、天衣无缝，实则存在逻辑漏洞。警察、妻子、律师、杀手全是闺蜜策划扮演的，在当下各种信息很难被隐藏的网络时代，居然能骗过男主角。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因戏剧假定性而暂时对这些事实误视而不见，但故事中精心布局夫妻、阴谋狡诈的男主角，明明知道妻子死亡的真相，本应该更有防备心，却轻易入局，任人摆布，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好故事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解谜本身，也在于角色在矛盾分裂中，去探寻自我的独特成长路径。如果仅仅追求精心设计的悬念和出乎意料的转折去激发观众好奇心，在人物丰满度、人性善恶的书写上不具有层次和厚度，在主题深入挖掘等方面没有更高要求，那就难免会沦为“狗血剧”或“社会案件奇观”。

“剧本杀”：赢取年轻观众的叙事艺术

经过三年疫情的延宕阻隔，电影观众构成和观影习惯偏好显示出加速的迭代过程。据统计，在观众的自然情况分布上，以2023年暑期档影片《孤注一掷》《消失的她》为例，观影用户画像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很容易引发共鸣。在“两分钟三转”的时代，观众



《三大队》

相比，主流观影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在打磨作品的同时，一些影视机构会考虑选用年轻面孔担纲、台网联播等运作方式争取年轻观众。关于这点，检察题材电视连续剧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电视连续剧《公诉》于2023年5月29日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首播，并在腾讯视频、爱奇艺播出，邀请迪丽热巴担纲女主角安旻就收获一批年轻粉丝：“真的演得很好，相比于以往的演绎，提高了共情能力，作为粉丝很开心。”《人民的的名义》邀请陆毅担纲男主角应该也是基于类似原因的考虑。采用当下年轻人熟知的剧本杀式推理模式，在推理过程中加入一些喜剧笑料，将一个悬疑故事变成一个精彩又动人心弦的推理游戏，是近年业界在创作范式方面的探索尝试。影片《满江红》在传统悬疑电影叙事手法的基础上，融入剧本杀式的密闭空间叙事场景，将故事放置在封闭的四方庭院中，庭院内更有无数小房间，每进入一个小房间就如同开启一个新的小副本。这种类似于剧本杀中关卡式的叙事场景设置，使电影叙事具有层层剥茧之感，带领观众一步步了解案件，探寻真相。

互动行为作为剧本杀游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意义在于消解话语权，取消核心人物，具有去中心化的作用。但目前一些悬疑类型电影在采用“剧本杀”叙事模式时，仍依赖剧中主要角色完成案情推动，观众参与沉浸感还不够强，未完成剧本杀游戏去中心化的重要任务。剧本杀受众基本上是年轻人，而电影是普适化的文娱方式，实现叙事融

合与创新，必须找到剧本杀主题与电影主题从小众到大众的公约数。业界已经认识到，“剧本杀+”模式正成为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还会继续催生像《扬名立万》这样的小成本、高口碑电影。如何吸纳更多的新技术、新艺术形态为己所用，是中国电影在未来发展中应该认真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2024年，你会进几回电影院？

2023年11月13日，中国电影票房重返500亿元高位。这是继2017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首次突破500亿元，2018年、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连续突破600亿元之后重返票房高位。这个数据不仅意味着后疫情时代观众的回归，创作者的回归，也意味着行业信心的回归。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观众有着太多选择，通过电视、电脑或手机等媒介，都可以免费欣赏到电影。一部电影如果在题材、形式、话题等方面无法实现其“影院性”，就无法吸引观众购票走进影院。2023年上映的影片中，只要情节紧凑、内在逻辑没有大的损伤，比如以《孤注一掷》《三大队》为代表的影片，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

影院性在于精美的画面和动人的故事，提供充足的动力，将观众请到影院观影。其实，能进入院线上映的大部分影片，其主题和题材选择大都是过硬的，但是在具体演绎过程中，有的影片一些细节方面处理不到位，导致观众评价降低，这正是创作涉案题材影视作品必须抓好的基本功课。

影片《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以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中俄列车上的大劫案为背景，整个故事十分紧张刺激，但遗憾的是结尾关于火车上劫“犯人”的情节设计显得夸张。影片《三大队》也以悬疑反转作为宣传点，但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锁定了凶手，悬疑和反转的爽感并不淋漓尽致。影片《最后的真相》中，律师和检察官在证人举证和被告人辩解时不时走动，这样的情景设计并不符合内地庭审实际。这些精彩的电影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

相比同样题材，刻画潦倒律师逆袭守护正义的港片《毒舌律师》，其内容精准度就很高。本是法庭审判长的林凉水离职后成为被告人曾洁儿的律师后，一个失误导致被告人陷入冤案。面对权贵家族，林凉水选择坚守初心，捍卫法律尊严。权贵一方的代理律师发现自己的委托人是陷害女被告人的幕后凶手，当庭拒绝辩护，这个对“辩友”的助攻，既能让观众感受到正义战胜邪恶的爽，又不至于合理性，收获观众拥趸。

2023年有不少中国电影佳作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吸引观众走进影院一睹为快，然而院线市场复苏并非一蹴而就。历经三年疫情带来的行业寒冬，不可否认，其间有热钱退场，也有观众生疏了走进影院观影的习惯。然而，只要好内容在，观众就会在2023年的院线票房数据表明，只要类型足够丰富、故事足够好、情感足够燃，观众就愿意走进影院，无关年龄。

2024年，影院见！

电影集锦



《网络谜踪2》

《网络谜踪2》：机智聪明的少女朱恩运用各种互联网搜索技术和工具，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寻找旅行途中离奇失踪的母亲，无意间卷入未知的危险之中。如今，人们陷入大数据时代的悖论漩涡之中：一方面，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偷窥他人而不被揭穿。另一方面，有人在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发表言论，不论善恶。这恰恰是最不自由的体现，因为这代表着窥视者、发言者的隐私生活也有可能暴露在他人的目光的窥视之下。一旦在网络世界留下少许踪迹，就无隐私可言，“网



《迷雾中的孩子》

络谜踪”电影系列得以成立，其基础正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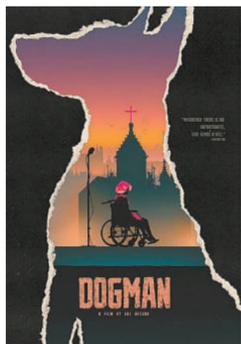
《迷雾中的孩子》：在越南北部云雾缭绕的山区，一位名为Di的12岁赫蒙族少女将面临抢婚，这是许多赫蒙族女孩都会面临的命运。在这里，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存在的。赫蒙族女孩结婚通常非常早，在农历新年庆典上女孩可能会被她未来的“丈夫”拐走，之后两个家庭之间会进行协商、谈判。孩童们对抢婚并不避讳，连孩子都会玩“绑架新娘”游戏。影片最后，Di最终没有被男方绑架结婚。但纪录片片之外的Di似乎没有挣脱生活的束缚。



《淡蓝之眸》

《淡蓝之眸》：1830年，西点军校。在一个灰蒙蒙的冬日清晨，一名学员身亡。这所刚起步的军事学校的领导向当地侦探奥古斯塔斯·兰多尔求助。由于学员们都缄口不言，兰多尔的调查之路遭遇阻碍，于是他招募了一名学员协助调查此案。这名学员叫埃德加·爱伦·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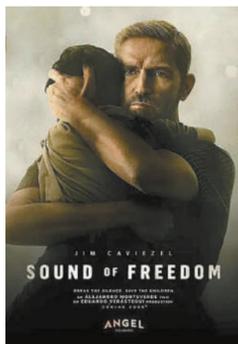
《狗神》：这是一部寓言式电影。因为被暴虐的父亲伤害，被困在狗窝生活数年，道格长大后只能与数百只狗相伴。但命运对他的摧残从未停止。在经历了家庭、爱情、生存的一系列痛苦打击后，道格化身最为危险的“狗神”



《狗神》

杀手……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赫赫有名的吕克·贝松，他的作品看似好莱坞的商业制作，但仔细考察，就能发现其中的人文关怀、情感主题，这些都是流水线生产不出来的。

《自由之声》：本片基于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事件改编。联邦探员蒂姆·巴拉德在把一个小男孩从残忍的儿童拐卖犯罪中解救出来之后，得知男孩的姐姐同样被拐卖。他决定冒险前去营救，但政府无法派兵到他国救援。时间紧迫，蒂姆只好辞去工作，深入哥伦比亚丛林以文字整理：江凤)



《自由之声》

素熙是谁

宗之河

2023年平遥国际电影展最佳影片《下一个素熙》的前半段，讲述一名高三学生素熙被学校安排到一个客服外包公司实习，最终自杀，后半段是女警察吴宥真调查事件经过及素熙自杀原因。电影的主人公素熙是一个性格直爽的孩子，她热爱舞蹈，舞技超群，为人仗义，敢在料理店与不尊重朋友的陌生大叔怒怼。这么一个年轻气盛、生命力如此顽强的女孩子，为何最终选择孤独死去？

电影取材于2016年韩国的一宗女高中生自杀案件。电影先是展示了初入职场的实习生素熙在一个几乎精神窒息的环境之中，面对着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的重重压力，如何一步步走向绝路，而后通过女警察吴宥真的深入调查，将素熙所走过的那段不堪回首的路程，再重新还原了一遍。从两个不同角度看这一段相同的故事，后者将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更深的高度和更广的范围。

家庭对素熙的第一次伤害是在素熙被停职的时候，她曾问父母她是否能辞职，得到的反馈是不能。多么体面的工作啊，在那样的大公司里！父母想不通素熙为什么要辞职，这种不能最后化成一句“喝太多了发酒疯”。在素熙自杀后，父亲仍坚持要解剖，他不相信素熙会自杀，他认为一定有外界的原因。

后续父亲带着素熙的薪资报告去找吴警官，说一定是公司的问题，说早知道就不把她送到那所学校、那家公司了。最后，素熙的母亲被问起是否知道素熙喜欢跳舞时，回答也是不知道，“如果早点知道就好了”。“早知道”，这种后悔药对死去的素熙是一次更深的伤害。曾经他们听到了女儿溺水之前的求救，但他们冷漠地忽略了。

素熙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处理投诉意见，拖延那些想要取消服务的客户，甚至诱导他们再加钱，获取更好的权益。这是一套行业“活术”，每个接线的女孩子都要活学活用，而工作直接跟工资、绩效挂钩。公司的活都是外包来的，他们上面还有实体公司，一层层压力都转移到这些职场女孩子身上。

在这起事件中，素熙打工的公司无疑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直接导致素熙陷入绝望之地。素熙的巨大转变发生在前组长自杀、新组长继任之后，前组长的事被压了下去。公司怕影响声誉，让实习生签保密协议，不许他们参加葬礼。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公司眼里只是一个“麻烦”，要赶紧去威胁家属，要赶紧压下“负面影响”。在电影中我们看到，这家公司需要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没有感情的零件，永远在自己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地推动整台机器的运转。对这一切的冷酷，公司最后都是一句“她受不了就辞职啊”糊弄过去。

班主任、教导主任甚至教育局都说是自己的责任。吴警官一步步查下去，却发现查无可查。她面对的是一个冷漠而巨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被别人推着，被迫地或麻木地再去推另一个人——正是群体的冷漠，让这个系统更加固化。

电影里的吴警官和素熙很像，她们都有自己的执着和坚持，她们不愿也不会变成麻木的机器。电影的最后一幕是吴警官看着素熙的跳舞视频，凝视着眼前的这套漏洞百出却又不可撼动的系统，她潸然泪下。



《下一个素熙》